

平安夜

陶然



7

I247.7
T345

平安夜

陶然

花城出版社

平 安 夜

陶 然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3插图 155,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800册

书号 10261·919 定价 1.70元

目 录

陶然小说读后	邹荻帆	1
平安夜		8
邂逅		18
今天不回家		24
射击		33
视角		40
面对面		49
网		59
隔		67
海的子民		76
戏		87
推		96
人间		106
相逢在天涯		211
后记		258

陶然小说读后

邹荻帆

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八年，我曾先后两次到过香港。第一次是随金山、王莹率领的话剧团去演宣传反侵略战争的戏；第二次是解放战争时，我从尚未解放的国统区逃亡。在香港大约共逗留了一年两个月的时间。

在那儿我曾跟宣传工作人员一起演过戏，也尝过飘流失业的滋味，还做过临时工，干过报纸副刊的编辑，而一年多也看到过香港的社会群像。很可惜，由于语言的隔膜，使我了解不能更深刻一些。

离开香港已近三十八年的韶光。那一年多的勾留，使我很难忘那段时日，也难忘那儿的一条港湾、一个码头、几条大街，和那儿的一些人群……因而，每每看到香港的新闻，遇到香港的来客，便不免多一分关心。

一九七九年春，我随同艾青等诗人组成的访问团到广州、海南岛港湾访问，很自然逗引起我两次过广州去香港的情景。“现在香港情况怎么样了？”私心忍不住这样发问。正在

此时，艾青的朋友陶然夫妇从香港来广州。好了，我有机会认识了这一对年轻伴侣。那时，他们还没有小孩，像一对天鹅一样自由自在。在迎宾馆的月下，在兰圃茶室的小竹椅上，我向他们打听香港的变化，甚至问到端木蕻良居住过的荔枝角、秦牧居住过的学士台……

这以后，我们建立了友谊，经常书信来往。他每次来信都告诉我一些香港的情况，寄给我一些香港出版物，同时把他发表的一些小说寄给我。

我是带着要了解 and 关心香港的情绪来读他的一些小说的，我又是带着欣赏文艺作品，特别是自己的朋友的作品喜悦之情来读这些作品的。我读着时，总是想着：那里有这样的人和事啊！我的朋友，你写着他们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呢？你是在怎样进行艺术构思呢？

我知道那儿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是另一种制度，但一些普通人都是希望生活过得美满，渴望和追求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些在那样的环境中，由于种种条件制约，命运并不是那样能随心所欲的改变的；而且顺应着那样的环境，一些人有着被戕伤后的扭曲心理，过着扭曲了的生活。正是这样，作者饱含着同情的笔触，同情那些普通人的遭遇，而谴责着那社会的不公。

《邂逅》中的李文不是为追求美满的生活而钟情于袁薇吗？作者在这篇中，并没有把袁薇写成一个与李文邂逅的小学同学孙保成死心塌地地骗取金钱的同伙。袁薇在最后的信上还写着：“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不能不这样做。我实在是身

不由己，我不能违抗他们的命令……”我想，以这样一封短信结束这篇小说，也说明了袁薇同样遭受迫害，被煎熬的心干着违反自己的人性而进行的骗局。这也是作者的艺术匠心。

《今天不回家》写的是一个歌女的生活，似乎在那样灯红酒绿的歌舞厅，几年的生涯已经使她变得麻木了。爱情、歌声不过是商品交易，金钱就是一切。然而作者最后还是深深挖出了她依然未曾泯灭的初恋时那纯朴的心。当电台记者询问她如何离开她第一个男朋友，惹动了感情而心碎哭泣时，谁知这竟成为电台的生意经，把采访时的哭泣配上了她第一次的情歌《今天不回家》，听着那广播不能不使她感到陷入茫茫的、孤苦无告的海洋中。作者正是同时也谴责了那个社会啊！

《面对面》实在是一幅令人心酸的滑稽剧。隔着一扇铁闸，一个搬了家的向新住户要讨还未拆除的电话机和电视公用天线的折价费。这实在是“凡人小事”。新住户比迁居者的经济水平可能要好一些，看来也是一般人；而迁居者显然经济是颇为拮据的，不能不斤斤计较。一个不开闸门，一个在闸外喊话，乃至一个剪天线，一个报警说是抢劫犯等等。作者以一扇铁闸门的内外，写出了两个普通居民的争夺战，当然作者把同情心更寄予了迁居者，同时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管理处老头乃至警察的一分在那个社会的不曾泯灭的善心。而你又觉得那处理结果是完全不公平的，这就更含有控诉的意味。这也是作者选择和处理题材的艺术构思。

以同样同情普通人的命运的笔触来描写的，又是在那样扭曲的社会生活中的还有《隔》中的钟剑豪与罗雪兰，《戏》中的余龙步，乃至《海的子民》中的阮文进与阿萍；虽然这后一篇是另外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而从客观上来看，也是于同一类型的社会中所选取的题材。

作者在艺术上是力图用不同的手笔来表现的。在《射击》中写了一个警官或者是有一定小权的警长的骄奢心理，这是在那个社会中养成的，以为自己比那些小市民高出一等，要摆自己的威风。在这种骄奢心理受到挫折时，恼羞成怒，合情合理地开了一枪，射杀了一个路见不平而劝解的青年。这一篇作者是采取了心理分析的笔来展开情节。

在《视角》中，则用钟必盛对律师的自白和钟必盛妻子对记者的答话，也可以说两者都是采取自述的笔法，用第一人称的“我”，解剖自己的心理。两组独白，揭开在那个社会中小人物命运的辛酸。也可见作者企图采取另一种表现手法的努力。

《平安夜》一篇，更是维妙维肖、入情入理地写了汪春霞对待一个“劫贼”所采取的态度。在作者的笔下，这个劫贼并不是一般社会上的惯犯，只是一时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当她在背后有一柄尖刀抵着时，一时的心理状况波涛起伏，不知命运将是如何，后来才发现是一个文雅的“劫犯”，甚至只是“借钱”，说明归还期。她交出自身的现金与丈夫送的钻石戒指，可以说汪春霞在这时是真正发现了一个人，认识到“劫贼”中还有并不是以杀人越货为职业的，也可以说朴素地

认识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的，可以说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信任与了解。她得庆生还后丝毫未想到报复，而当她平安地回到家中，〈平安夜〉的歌声在飘扬，圣诞烛正火红，那是换了另一种环境，丈夫却怀疑她是把戒指送给了另外的男人，这就逼迫她也说出“报警”二字。看一看这心理状态与行为的矛盾，正是作者的艺术笔力，安排了这瞬息的生活变化，揭示了汪春霞的心灵世界所起的风波。可以说作者是在批评汪春霞的不义的行为，但也可以说作者是怀着一颗温暖的心，使得他不能不这样既无可奈何地批评她，又怜惜她。当然作者对那被迫铤而走险的，也寄予了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一分温暖。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他的中篇小说〈人间〉。这是一篇五万多字的小说。他取景的角度与时间都与前面所提的作品不同。作者是用了一个到香港探亲的有海外关系的李俊扬为主角，时间是在中英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后。选择这样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时间，是为了更好地显露各种人物的精神世界，更便于对比地看出人物的不同精神面貌。但即使如此，作者也并不是简单地描画人像，正面人物都头有光晕，靴闪金光；落后人物都獐头鼠目，狗肺狼心。不是这样的，这是“人间”，人类社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当香港人处于一种变革前夕，各种人物都会有各种思想情绪的反映。即使对从新疆去探亲的李俊扬，也都不能不在心头泛起微波。一部中篇小说当然不可能把香港的各色人物都在这特定时间里表露出来，但至少表现出了一部分小有产者、小

市民的心理状况。譬如说老妈咪不愿去美国，陈天成愿意先留在香港看一看，邓丽嫦只要谁能使她迁移到美国就愿意嫁给谁，乃至已经去美国的妹妹仍然对骨肉之亲的关怀，他们都各自有他们的情绪波动，但都归结到一点，怕急剧地改变，影响他们目前的境遇。对香港的“五十年不变”的政策，给了他们一副安定剂。所以这篇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香港一部分人从“骚动”的情绪，到逐渐趋于安定的状态。无疑的，这里也多少可看到一个正确的政策终会取得良好的影响。作者丝毫不是图解政策，而是选择了部分思想状态处于中间的市民来表现，而类似这样中间状态情况的人，在那个社会可能为数是不不少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俊扬这个人物憨厚可爱，他的一言一行，以及他的“无声言语的思维”，都可看出与同篇人物言行的区别。作者并未有意提高八度来表现他，因而更觉得可信，也显出了他也是在“人间”的人。

我不是评论家，只是一个读者，一个作者的老朋友，一个曾经与那儿的普通人一道生活过一年多的人。我带着希望了解一些那儿的心情，祝愿那儿的普通人生活变得美好，同时又祝愿老朋友的创作取得丰收的心情，来读这些小说的。

无疑地，在这些作品中，正如前面我说的，作者写出了一些普通人被戕伤后的扭曲心理，过着扭曲了的生活，对此他是寄予了同情的，在祝愿人们过得美好。虽然，在以往的那种情况下，是无法以廉价的美好结局来满足不现实的幻想的。也可以说是“社会不幸诗人幸”，作者仍然有了创作的丰收，而我相信作者在未来还将更以自己的笔，如同一个钻取

深深煤层中的煤矿工人一样，采取那些可以燃烧的煤的能量，因为它们是有热力的。

对我来说，似乎更明确了一个道理：读一篇文学作品，总希望从那些作品中得到一点彼时彼地的生活气息，而它又总是经过艺术家精心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报导生活，而是比生活更高，却又不是无根之树，无源之水。参天的大树和浩瀚的海洋，也可见到它泥土中的根须、山沟中的清泉。如果我完全见不到那植根于彼时彼地的生活细节，将唤不起我在此时此地的幻想翩翩。而如果不是艺术地再造，我将看到的只是没有感情流露、手不能舞、足不能蹈、眼睛没有春水明星的偶像木雕，那怎能使我与作者同心而神往于作者的意向！

我也借作者的笔，祝愿那儿的人们生活更好，更美满。

春光正在召唤，新潮正在奔流，我相信我的祝愿将成为现实。但是如果认为一切都如天上会降下面包和水果的想法，显然又是梦想。未来的路还是漫漫而曲折，而又充满阳光。作者将会有新的探索。

我祝愿我的朋友写出新的篇章，获得新的丰收。

1986年4月5日于北京

平 安 夜

“Silent night , holy night……”(注)汪春霞一边轻声哼着《平安夜》，一边从手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响起了一阵金属碰撞声。她把车匙插进那黑色“平治”牌汽车的车门，猛然觉得有人拍了拍她的右肩。她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年轻人，二十来岁的样子，右手持着一把利刀，左手食指往嘴唇一竖，示意她不得作声。

几乎脱口而出的喊声凝固在喉头，汪春霞的心“咚咚”乱跳，悄悄地瞥了一下四周偌大的停车场，只在远处有一个人在取车。她想，假如她扬声呼救，那个人一定会听到；但要是眼前的这个人发起恶来，只要把刀轻轻一送，那就完了。她不敢造次，唯有依照对方的要求，让他坐到后座去。她发动了马达，车子就缓缓地驶出停车场。在通过闸口时，管理员伸手收票据，汪春霞想到示警，但她从照后镜上望见那人的身影，很紧张地向前倾。她隐约觉得，那柄握得很紧的利刀，随时都可能刺来。她不敢下这样大的赌注。

注：英语：平安夜，沉静夜……

车子驶进轩尼诗道，汪春霞恐惧地思索着：不是劫财，便是劫色，劫财倒也还罢了，假如劫色，那就不得了。结婚两年来，家庭生活平平稳稳，但万一发生什么不幸，难保丈夫会怎样想。他是名流，他绝不能容忍自己有什么差错；即使她如何万不得已，也不成。要是我长得丑一点，那就好了，这个人就不会注意我，我就没有危险了。可是，丈夫呢？他看上我，不正是因为我漂亮吗？漂亮好，还是不漂亮好？她苦苦地想要获得明确的答案。汽笛声蓦地在后边大响，吓了她一跳。一看，才发现交通灯已经转绿，她连忙起动车子，一边怯怯地问道：“上哪儿去？”刚开口，她立即后悔了：如果她不出声，那就可以随她意，开到哪里都无所谓；她一出声，倘若他要她开到飞鹅岭那样偏僻的地方，去，还是不去？

“随便。”那人轻轻地应了一句，顿时使她松了一口气。她暗暗拿定主意，就在闹市中穿行。当车子从中环转回铜锣湾时，她望见两个警察就站在路旁，她使劲鸣了两下汽笛，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他们连望都不望过来；她不敢做得太露痕迹，免得令那青年生疑，只好懊丧地继续向前行驶。

“你怕不怕？”沉默了许久，那人忽然低低地问了一句。

“不怕，”汪春霞强笑了一下，“你那么好人，你不会伤害我的，是吧？”

“你不觉得我是坏人？”那人苦笑了一下，很不相信地摇了摇头。他摸索着抽出一支烟，点上火，吸了一口，才问道：“可以吗？”

“Sure。”汪春霞话一出口，立刻发觉自己说了一句英语，

她担心对方听不懂，连忙用中文补救：“当然可以。”她的头直伸前方，不敢乱动，视线却不断瞥向街道两旁。无助的感觉，使她埋怨起她的丈夫。今晚是平安夜，本来说好下班后他来接她，去中环吃圣诞大餐，可是，他临时却打电话说，公司还有点事要处理，叫她先回家等他。近几个月来，他似乎特别忙，再也不象新婚时那样如影随形。她心里感到纳闷，但始终没有追问过他。她想，他在外边奔波，已经很累了，回到家里，当然希望松弛一下，自己何苦又去烦他？

那一晚，她婉转地告诉他说，她很闷。“闷？”他笑了一笑，随口说，“不如你去打理在铜锣湾的那间珠宝公司。你喜欢珠宝，又可以打发时间。”她想了一想，觉得也好。不然，每天呆在麦当劳道那两千多呎的花园洋房里，与那些女佣和花匠相对，实在无聊得很。

“如果有个孩子就好了，我也不至于这样闷。”她这样想道。脸忽然一热，她瞥了一下照后镜，只见那青年紧皱眉头，一口又一口地猛吸着香烟。那白烟从鼻孔喷出，缭绕在车厢里。她的鼻子忽地一呛，忍不住咳了两下。

“你怕闻烟味吗？”那青年一边问，一边把烟头往玻璃窗一捺，随手一丢，道：“对不起。”

汪春霞一怔。她认真地盯着照后镜，才看清那青年瘦瘦的脸庞，头发不太长，淡淡的眉毛下，有一双惊惶的眼睛；那张嘴抿得紧紧的，仿佛还有点神经质地颤动。汪春霞的恐惧退去不少，她相信他并不是十分可怕的敌人，她应该利用她本身的魅力，加上口才，将他解决；正如她在商场上所采

取的策略一样。但她也明白，这是不同的对手。在商场上，即使与对方谈裂了，最多也只是损失金钱；而面前的这个敌人，倘若自己有什么不得当的言行，他很可能会被激怒，恶向胆边生，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是的，我必须谨慎地试探，看看他的反应如何，再作打算。这么一想，她镇定了一下自己，柔声问道：“先生，我冒昧地问一句，你有什么困难吗？如果我帮得上忙的话，我一定尽力。”

那青年怔怔地看着手上的那把刀，过了一会，才抬起头来，答非所问：“小姐，你真的不觉得我是坏人吗？”

“当然真的。”二十六岁的汪春霞，明知自己比实际年龄还要青春，也止不住为对方的称呼而涌现一股高兴的潜流。即使愁眉不展，她的脑海也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小姐？我还象未婚少女那么年轻吗？还是他在奉承我？”进一步一想，自己现在无异于捏在他手心里，他有什么必要来讨好？她猛然一喜，喜悦的浪潮刚刚滚过，她马上又掉进现实中。她意识到她面临的严重处境，不禁又忧上心头，接着想说的话，一下就咽进肚子里。

“小姐，到底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那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欲言又止，再次发问。

汪春霞根本没有心情与他讨论这个问题，但她一想，倘若保持沉默，局面可能会朝更恶劣的方向扭转；她必须敷衍，尽量分散他的精神，不让他的歹念滋长。可是，她实在也搞不清这个问题的确切分界，只好信口答道：“多数人都是好人，坏人是很少的。象先生你，就是好人，杀人放火的，

才是坏人。”

“我是好人？”那人忽地嘿嘿一笑，收起了刀，“小姐，你不要哄我欢喜了。我知道，我有刀在手上，你怎样都不敢说我是坏人，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杀人放火，越货强奸？”

汪春霞大惊失色，手一颤，竟将方向盘扭向右边，车子冲向旁边正行驶的一辆灰色“丰田”牌汽车。她慌忙紧急一刹，同时对方刺耳的刹车声也突进她的耳膜，两辆汽车在刹那间凝在利舞台左侧的街心，只差几寸就撞在一块。“丰田”牌汽车的司机，是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三十来岁的模样，因为愤怒而扭歪了那瘦长的脸，头伸出车窗外，斥道：“有没有搞错啊？你会不会驾驶呀？粘线！（神经不正常）”汪春霞连声道歉：“Sorry! Sorry!”后头一片车子的鸣笛催促声，以不同的音量和长短，一致焦躁地怒吼，又陡然增添了她的几分慌张，一时手足无措起来。

“怎么回事？”那人脸色一沉，低喝道，身子很分明地向前一扑，几乎贴住她座位的靠背。

“我……”汪春霞张口结舌，想要分辩，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她看到一名警察从人行道那边匆匆走了过来，她认定救星来了，眼睛不由得睁大。

“小姐，我不想伤害你，希望你也不要伤害我。”那人觉察到局面有些不利，右手往怀里一伸，汪春霞觉得他又把刀子抵在她靠背后头。她听到那人又低声道：“你的上身要贴住靠背，不准离开！如果你不照做，不要怪我不客气，最多大

家一齐死!”

“我知道，我知道。”汪春霞吓得魂飞魄散，那冰冷的刀锋仿佛随时都会力透而来。她拼命点着头。

“不准那么紧张，放松一些。警察来的时候，要微笑，微笑！我就看你怎么办了！”

那人匆促地命令了几句，警察已经赶到跟前，弯下腰，头伸向司机位，问道：“怎么一回事？”

“没什么，一时不小心。”汪春霞强装的笑容，仍掩不住紧张的神态。但那警察误以为她是由于几乎撞车而受惊过度，也不理会，又踱到“丰田”牌汽车司机座位边问了几句。

“多谢你合作，小姐。”那人松了一口气，轻声道，声调也温和了许多。

汪春霞心里懊恼不已，却又不得不苦笑了一下，算是对他的回答。这时，警察又走了回来，提高嗓子，朝汪春霞道：“算你走运，没有撞上！那位先生也不想追究，难得今晚是平安夜，大家平平安安，就这样算了！”说着，他挥了挥手，示意汪春霞可以继续行驶。汪春霞打了几个眼色，但夜色已浓，可能是灯光不够充足，那警察毫无反应；末了，还回头叫道：“以后小心点。如果不是平安夜，你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眼睁睁看着难得的脱险机会失掉，汪春霞几乎浑身乏力。她万念俱灰地重新发动马达，车子缓缓地拐向礼顿道，那人的身子也离开了汪春霞的靠背，往后座的靠背一躺，沉沉地呼了一口气，忽地发话：“向左拐！”汪春霞一愕，也来不